

楚霸王自殺

十八家佳作集

郭沫若等著



新流書店印行

八十家佳作集之八
楚霸王自殺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	價	六	角
主	編	者	施 方 穆
發	行	者	新 流 書 店
發	行	所	新 流 書 店
			昆 明 武 成 路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八〇家佳作集序

施若霖

近幾年來的中國社會正在很激急地變動着，牠比以前更轉化得厲害；半殖民地國家的一切情形真是非常錯綜，外來的和內在的矛盾一起在交會着，牠應該往那裏走呢？牠要努力地掙扎着，擺脫眼前的慘酷的命運，而大眾的行進也是適應着歷史的階段有着正確的路針。這裏，作爲記錄這個偉大的過程的自有「歷史」來担当任務，然而橫剖面的更清晰而凸出的一切的現象，大眾的動態，特殊階層的特性，魔鬼的壓迫與冷笑，奴隸的呼號和吶喊，中間者的悲哀及頹喪……這些在一剎那的場合要給誰來保留呢？無疑地是文藝。

文藝作家們在他們底筆下是刻劃了一切，這正是歷史的豐富的產物。茅盾說：「文藝作家研究觀察的對象當然是社會現象，這和社會科學家是相同的；不過社會科學家把那些現象比較分析，達到了結論；文藝作家們都是從活生生的人身上——從他們互相的關係上，看明了某種現象，用藝術手段來說明牠，如果作家有的是正確的眼光，深入的眼光，則他雖不作結論而結論自在其中了。這就是現實主義的傑作常常是社會科學家研究時的好資料。」

中國的文藝作家們已開始擔負起他們底偉大的任務來了，他們說明了半殖民地上一切複雜的社會現象，給予一個很正確的解答。他們說現階段是黑暗的世界，一切都在痛苦之中，但目今正是「子夜」，光明的明天就要來的，它會給人們消除了黑暗；他們指出了一羣的戰士在努力在堅毅地奮鬥着，創造民族的解放；他們更判決了魔鬼最後的冷落，結果牠是毀滅。

有些人喊着：現在中國的文藝作家們的努力總還不夠，爲什麼偉大的作品依舊沒有產生呢？不容否認，中國偉大的作品是在產生中，在這劃時代的轉動期裏不易寫出是事實；在血的交流中燦爛的花自然不會很快地開放，但這血正是培養

的最好的肥料，若干時期以後交流的故道中一定有着奇花異葩，會結出最碩大的文藝之果來。尼羅河的泛濫正是文化發揚的基礎；克羅斯達的呼喊正是新的開展的先聲。在這裏，我們雖然沒有鴻篇鉅製，卻有「子夜」、「八月的鄉村」、「日出」等等的里程碑了；然而在這過程中也有好些細小的指路牌放在各處，這些雖然不能與碑碣同論，卻無疑地也可以表示這路徑的趨向，不過它們是太瑣碎了，散漫了，有時人家走過去很多會忽略它們底存在和作用的。那末收集這些東西也可以算是一種紀念罷。

因此不憚煩地收集了一百個的短篇結成了集子，用來紀念最近五年——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九年的事物的片斷。當然滄海遺珠在所不免，這是在於編者底能力了。

我們在這抗戰前後八〇家佳作集中可以看到賑米至徵兵委員雖是中國底殘留的惡勢力在作祟，然而經過了火併以後，不用說包身工的契約要廢除了，妻的新生活和新生一樣是一種中間層渣滓，可是差半車麥稽和苟同志一班人不是在清償下產生出來的，固然在現在還有特別勳章之流，可也要請他們到第七個坑裏去。

在這裏所要聲明的，因為「孤島」特殊的環境關係，有許多好文章竟不能插進去，真是遺憾得很。但大家是會感到這種編輯上的困難的。

我們編輯這部抗戰前後八〇家佳作集的方法：首先是按照作家來分別次序，在之間顧到時間的先後，質量的平均；同時各文的先後內容是被連繫着的，務使把握住氛圍氣，讀者因之不會有一種不調和的異樣的感覺，間也有把性質相同的分開一些的那是爲了特殊的關係。

這因爲要顧到時間的先後，所以我們沒有門戶之見，祇要好，雖然無名作家也不顧，當然也不知什麼必須標榜名作家，而把無名的放棄了。

編輯最近一年的創作（有一些並不是小說）爲了材料搜集上困難的關係，的確費了很大的勞力的。以前在廣州漢口和現在在長沙重慶出版的刊物總算大部分是找到了，主要的如文藝陣地自由中國烽火文藝文藝七月戰地以及在孤島上的發行的文藝半月刊文藝新潮等雜誌，在裏面很仔細的選了許多，不過遺漏的作品總還不少。

這裏還等待讀者們嚴格的批評和指正。

一九四〇年六月。

楚霸王自殺

八〇家佳作集八

目次

風雨·····	(八二三)	嚴文井
遙遠的風砂·····	(八四三)	端木蕻良
慈鷺湖的憂鬱·····	(八五九)	端木蕻良
楚霸王自殺·····	(八七〇)	郭沫若
由日本回來了·····	(八八二)	郭沫若
荒·····	(八九二)	田 濤
江上·····	(九〇二)	蕭 軍
出關·····	(九三八)	魯 迅

七十二 風雨

嚴文井

小河

紅船上窗子一家家揭開，讓氣流通過，家計的談話瑣絮如楊花，滯留在深灰色的艙裏，風只能逼出其中些許鬱熱，就散在河面上，又前去擦摩另外的船的外壳，想試試刷乾那些水分同遺留了許久的積污。

氣候是在突轉，男子們野性一作，再也不願關在那閉氣的木牆內，恃強赤膊了坐在船兩頭，或跳板上，講故事，再不然交換一點靈巧的對罵，浸在這荒唐的愉快內自不顧爬開。

然而女人們有事需要丈夫的依然打金叫一聲他們的小名。

答話當然免不了有點反叛的意思。

「莫要廢人，這一陣風，好容易得到，還不讓我享福一下！」

辦着交涉，丈夫們索興一條條躺下了，應命而去的好人也有，只是少一點，有不老實的堂客，生了氣忍不住罵幾句，男人歡喜這調子的，就回答以呵呵的笑。

「真好！」

由這實語，風就作態的狂妄起來，打一嚥哨，把這些無盡的口才吹飛三十丈遠。

黃色的急流裏加倍旋轉着一些大大的，小小的渦圈，一些偶然聚集在一起的草莖，斷梗，同碎木片跟隨以一種瘋狂的姿式翻滾，不能自止的從那輕勻的沙液面上爬過去，升到頂點，氣力似乎被那高速的衝走耗費盡了，遂衰弱的墜下休息一瞬，一堆變幻的波作青蒼，白亮的色澤湧起，頑強的跨過這些東西，牠們又似乎困了這一壓擊，開始昏眩，恍搖着，緩緩的繞圓。

圈斜向泊下去，潛過一程，漸漸恢復了力量，再才由四五十丈遠的下流浮起，這時，風如同成爲一個實體，精力異常旺盛，粗獷的拖過水面。

整條小河便抖動着，雕刻許多凹凸紋，蜿蜒的匯進大浪并排游行的江裏去。

揚起了一些短襟，探探那許多背及胸，河邊沙灘上那羣淘摸製扣工廠拋棄的貝亮的野孩們發覺天空的變化，那熱燥的藍頂上正在被蒙住一層一層灰褐色的幕，他們注視起來，有搬吊在船舵上洗澡的也露出半身。聽那不知的遠方的一個震搖聲，那是一個尖銳刺耳的，狂蕩任情的呼叫。

漸漸的，他們停止嬉戲了。

聲音愈逼愈近，小小光滑的身體都辨認出這變來的風變得猛烈了。他們瞋着眼，抱緊栗色的胸膛，水在沙上拍動，游上來，達到了他們腳邊，當中有一個喊了一聲，這是這小團體的一個暗號，這一個赤脚拍拍的跑了，影響傳開，其餘的都大叫分散，跑向各家人的棚子。

浸在水內的幾個顯得遲鈍一點，被拋落在後，只有慌張的拖水鑽進褲子。

小火輪的哨子被沉埋下去，不時發出警告，聲音細弱，在風鬆口氣的閒空中，才突然響亮一下。

河邊的城鎮

電線宏宏的彈響，河街上的招牌成排的甩動，雖然風在加強，狗却感到這灶門一樣沸燙的氣候，一條條吐出了那多水的長舌，夾着尾，沿街亂跑。

女人們迅速的助丈夫們收下涼蓆，拖進伸展到簷外的貨攤，紛亂忙碌，汗流不息，竹簫布，繩索擺成了一片，各類灰塵都乘機從蟄伏的角落捲起播開。

天上過雲，麻石上的陽光時明時暗的閃。

「嗷！好風！」

「呵——」

「鳥——吹他娘！」

小流氓們撒出野叫，四方響應，表示他們是蕃殖的，這變天大概使他們高興，於是更起勁的鬧，唱，沒有關上的窗板門環來回擺動爲他們打拍。

一家雜貨舖正舉行全店剃頭，理髮師哼着花鼓戲，端一盆水出來潑水，一吊在空中，「嘩啦！」突然一下又全體退回來，理髮師跳着腳，濕淋淋跑進去。

順風走過一些小姑娘們，爲這舉動笑破了口，她們正無法止住，一股風從後面追上，把她們頭髮都撲向前，蓋遮住了她們的額同眼。

書記之家

這天星期日，正午了。

一筆精細的日用賬正做了一位書記同他太太爭論的中心，他莊嚴煩重的執着筆，他的細眼不停的看着他太太，憤怒而且悲感，每一項數目惡毒的啃他的心一下，他罵他太太愚拙，却時時不忘數出他太太是個「無法變誠實的女人。」一次爭吵過後，他們保持半天沉默。

丈夫却仍需算下去，所以每次設法先開口，想的原是和乎一點的話，說出就改了樣，他問：

「你這個女人，只有我碰見了你，別人堂客我也看得不少，沒有你這樣不可靠的，你一點也不幫我的忙，你說，我討了你是爲什麼？」

「我知道問你。」

「你是我的背運！」他裝出一個有派貌的歎氣，漸漸聲音又升得跟他太太的一樣尖，高叫：「我哪天得了討這樣一個堂客，我事事不如意，就是你有你，我永伸不了頭。」

說着他又問：「說呀！上個月的洋油買了幾斤？怎麼就完了？」

帳又進行往下記。

接着辯到一筆三角錢的用途，他悲憤到了極頂，咆哮：「這太暗昧了，哈！太滑稽了！」他太太接腔哭起：「我又沒照顧娘屋」來，他們像一雙煎魚，屋子是一口油鍋。

他就關住了嘴，太太很嬌弱的在哭泣。

賬簿忽然一頓，自己合上了，毛筆衝脫他手，從帳簿上滾過，畫一個不端正合格的「一」字，因為他們板壁上的報紙還是兩年前糊的，完全開裂了，吃了一驚，書記跳起來。

「風。」

太太腫着眼趕到天井，扯下他們的兩雙襪子。

她的先生坐在窗戶內觀看，一個人說：

「要下雨，是不是？」

太太沒有理他，但這家人的糾紛就如此停住了。

雪

天迅轉的黑下去。

白鷗從水面曲曲的掠起，輕飛一段，再又突落下去。

一堆堅韌的雲切斷大部分光線，仍以迅速的脚步在寬闊的天空馳奔，雲的邊端及罅隙中僅存的幾分赤紅太陽光彩，

在極短促的時間內，全被隔絕了，新的一團雲又敏捷的移過去，把每一處缺陷都填補滿。不間斷的伸開，重疊下去，不間斷的。

雲的顏色逐漸加濃深，後來的屯積得很厚，似乎要下墜到地面一樣，風力很大，使牠不能有些許休止滯留的傾向，被催逼着倉促變化，水氣繼續不倦的膨大，灰黑的陰影就擴充到了遠方。

躉船及渡船

散在對江岸上的建築物，從深灰的曖昧的雲下看成一條迷糊的齒狀帶，小船隱藏了，第三號以下的渡船也停了班。淫慾的波浪無鑿的啃蝕堤岸，躉船上下起伏，工人們時時查看跳板的關連處。

候船的拉緊帽沿，長衫被風撕得開開的，有的人鼻子同眼睛都擠縮到一處，像一匹獵犬正在搜索野物時一樣緊張。不耐久等，有一部分則去長椅上低頭微睡，這時間不算短，也許他們還有做了夢的。

口被封住，聲音或被吹走，談話的多半打手勢。

船沙聲叫了一響，斜着現出牠的軀體，烟子蒸汽低低的籠住船尾，人都靠在向岸的這一邊，同候船人彼此交換視線。浪舉高躉船，迎那一批人通過。

岸上車夫起着圍。

於是扁担，行李，跳板，長燈，樓梯又轟然發出巨響，新的一批人紛紛裝上去。

船機室的工人伸出李遠的頭看了一次，罵了一聲野話又縮下去，檢看那通風器。船客們不少揮汗如雨的。

「今天够熱呀！」

「是真不算冷。」

「夥計，再說風涼話，人造冰廠就要關門不做。」

「澡堂，澡堂要命！」

風却掃着欄干邊，推起聾人的浪。

搭客到了六七成。

舵手響鈴，輪機工人乃又搬動了槓桿，船尾分出兩條波線，躉船上助着用竹篙支開船頭，船就緩緩的，喋喋的劈進濃厚
的空氣內去。

茶樓

小河口的吊樓子茶館內已坐了好些茶客，他們那中庸的，古雅的肖像隱約供在粗粗雕飾的窗櫺內，上面是陰沉的天
色。樓下配以斜緩的河坡同流水，這樣，於是把他們裝進了一幅古代的繪畫內。

他們生意買賣已經講妥，安靜而閑適的品評着他們那一宇宙內包含的各樣事，精心嗑開一粒粒五香醬油瓜子，嚥下
許多碗苦茶。

有些不做聲的則閉眼在領略這世界的神秘，思想飛入玄虛內，不過，恐怕他們又沒有想着任何事。

聽風聲的列列，座中有一位泥瓦匠低聲贊歎：

「這天氣真痛快！」

遂端茶一飲而盡，水咕嚕嚕的從喉嚨管一直響到胃裏，報告那經過的途程。

茶客多半不會仇視閑情逸致，更少不了不絕的吐談，故話題必需繁多廣泛才够應用，聽說，即刻茶館內每一角落都這
樣感到了，自然而然的，這話題就風行的遞開。

「每逢這風必翻船，我看得太多了，這是老規矩，風大必浪大，浪大一定翻船，一次沉兩條筏子是頂少的，不過這生意總

有人做。幾十年都是一個樣，我看得太多了，今天還沒有看見江豬子，那東西真厲害，江上沒有幾條筏子，都收了——」這是一位有遺老風的學究喜歡說幾句已經誰也知道的事，用幾個虛字連起來作爲眞理，不厭倦這事，而且自鳴得意。

他喜歡把兩支腿珍惜的抬得高高的，不是桌腿上，便是椅上，大概這樣才可以讓鼻子沉進兩膝之間去，精鑑自己各種味。他的習慣是自己談，看別人飲，話告一段落後，才突然抬頭乾杯一次。

「不稀見，不過雨也快來了。」

生意人中有一個歌唱家，用摺扇打板，哼起孟姜女哭長城，他很欣賞自己那一付細細的尖嗓子，他覺得他賣力起來簡直不會弱似眞女人。因爲他極力在做一個女人的表情，激動的全身都爲打拍子搖擺。

閉眼的幾位胸膛上毛林裏泡着汗，竟在呼呼打鼾，籐椅實在是比床舒適。

瓜子花生的小販，蝴蝶一樣穿，受寵若驚的任主顧們稱量那些貨品。

孟姜女婉轉的哭得很動聽，連堂倌都禁不住低聲相和，突然歌聲顫了一下，意料之外的每個人的神經都被暴烈的扯一跳。

一響巨雷自茶樓頂上吼出了，蓋住了所有的鬧雜，樓子似乎震動了一下。

歌聲止住了。

靜下去，耳朵都嗡嗡的響。

窗外一片突然黝黑的天。

滿個昏暗的窟窿又驟亮了一下，閃過一條曲折的虹，鮮紅賽過霞光，又像一朵耀眼的玫瑰，穿在一支金箭上在雲裏迅速的衝刺了一下，再什麼也沒有了，連綿不絕的雷就跟蹤出現。炸裂，黝黑，靜寂，電閃，黝黑，雷交替着。

江上

又一次渡江船開離岸。

「打不孝子，不孝子，天下的不孝子。」一位易感的老太太喘着氣對自己說話。

這一巨響帶給她許多紊亂的回響，挑動她對於她的殘年不平，許多年的孤獨，貧乏，冤屈，悲傷都變成了針刺她，嘴裏嘟囔着不知一些什麼。

所有的人都往下一層鑽去，留下很少人擠在梯門口，她則在發癡。

風的呼嘯在雷裏是比得微弱多了，但動作得更起勁，拂起一陣陣白泡在江上湧落，船騎在小丘一樣的浪上隨着降下去，浮木桿在船舷上擺擦撞擊。

達達達的大雨珠射下來。

狂雨就這樣驟然勃發開，船同水面同時被轉進這噴射的範圍內。

沉重的，獸性的，織成一束束白金色，暗青色的線條，傾瀉着，散開無數輕碎的水點，還帶着點熱意，這氣候是不可收拾了，天似乎更加窒息，聲音奔騰的，如一千億個泉水，一千億個瀑布，集在一起衝落，崩塌下來，異樣的猖狂放肆，每塊雲全都在暢快的漏泄。

水滴積多從老婦人臉皮上的細深溝紋流過，她的放馳遠了的心才驚縮回來，揩揩水，自然的關住了那張永好獨白的嘴，也往下面去。

她後面還有一個人。

這是最後的一個，他皮膚繃得很緊，鼻子兩旁冒出有兩三顆酒刺，頭髮蓬鬆不齊，那是因為不大注意梳的結果，穿一套嶄新的，還留有尺碼小條的中學制服。

煤煙混在雨水裏掉到船板上。

他時時看看他制服是不是染上了黑灰蹟，又驗驗那褲上的直紋是不是彎曲模糊了，雖然他極力試想去保持在舵房後那一片蓬簷下，但雨追逐他，水逐漸浸在鋼皮上，可以照出他的倒影，他的頭髮已經開始糾結到一塊，衣也濕了許多，他覺得不大好，於是不再堅持迴避，那有許多生人的船，吸了一口「新鮮空氣」也下去了。

都市的靈魂

雨落在一個大屋頂上。

下面正打第二通鬧台，嘈雜的金革音在華美的圓形天花板下鳴奏，這是一家戲園。看客們還是疏疏的。

燥烈的鑼鼓吼吟出五千個花樣，節律是粗魯而且淫蕩，玩弄這些器具的坐在台角，歪偏着頭，眼睛無神，如同還保留了幾分瞌睡，嘴裏都刁了一根烟，想驅走那昏沉，就更使勁敲打，幾乎令台下人的手指都可嚐出這音波的震動。

呵欠，連貫的呵欠。

一個早來的看客額上長出了一根青蔥樣的筋，乖戾的撕扯破那一份讀了三遍的小報，他已經做完了他所有混時間的事了，遂起身喊茶房：

「什麼時候了？」

「一點半剛過，先生。」

聽話，這先生掏出表聽聽，把長針倒退了一圈，重新坐下沉思。

過了一會，他彎身檢起一片大一點的報片，剛好這上面爲他留下一半那轟動全市的強姦案的供辭，又似乎有一點新意，義蔓生出，他就重新咀嚼這案情起來，額上的那條青筋由蔥發育成了一根肥蒜。

漏

雨水靈性的沖洗，如同在作一次廣大週密的圍獵，不遺漏每一微小的空隙及每一寸暴露在外所在，噴濕，且浸透過去，好多脆弱的屋頂就漸漸受不起這瀑布淫虐的奔流。

於是那個書記屋頂上的瓦縫擴開讓步了一些陽塵從他天花板上散下，天花板早破裂，灰土落過後，接着放出許多黃色的漏水。

屋子內即刻騷動起來，爲應付這新發生的事變。

書記同太太不得不言歸於好，合力搬出他們所有的可以容納一點水的器皿來接漏，每一泉水下等着一件盆，罐之類的東西，然而，他們的地板上是濕透了。

「我真恨泥瓦匠，來世都討不到好一些的東西，這瓦老弄不好。」

「瓦半年才收拾一次，只怪房東不是人。」

命運，天及祖先都被這夫妻倆說過了，只漏滴音參差的回答這抱怨。

「天一晴，不信你看，一定又要長霉，才乾了幾天？」太太滔滔的數，她尤其恨陰臭的白霉。

書記理賬簿，把它推開。

太太鬆了一口氣，因爲這是她安靜生活又將還原的兆頭，在她丈夫面前報一筆筆零碎賬時，她的尊嚴就不自主的削弱，甚至使她像一個囚徒樣在受審。再者她的記憶力本來也不大好。

「見菩薩的鬼，某某今生也算不清！」書記哼了一聲，賬簿就被扔進了箱內。（這是一件有趣的事，他們只有一張沒有抽屜的飯桌，一口無鎖箱子就代替抽屜的各種功用。）

他打了一個呵欠，拖着他跟太太戀愛時得來的紀念品，一雙繡花的舊拖鞋，在水地板上拍過去。

「喂！」

太太的時辰到了，裝作沒有聽見這招呼。

「噯，心肝，晚飯有些什麼菜？」

「真找我鬧，你去你的。」

書記那卑微的臉上扮了一個滑稽的笑像，見太太不理他，就燃一支烟頭，場山樣倒上床，遂專心去研究天花板下漏水的奇怪滑走，奔落。

香煙同雨漏聲也許娛樂了這個臨時雅人，他閉上了一隻眼。

船上的歡樂

船裏的空氣是污濁得令出色的女人們生氣了，她們都愁鎖那填黑的細眉，一個胖太太對他丈夫說了四次「我就要昏倒了」，大概這氣息是有點不佳良，連一個嫵媚的小鬍子銀行行員也抖開手絹來套住了鼻尖。

一些人貪婪的釘住每一件包裹，雜物，這是腳夫們，他們在估量這一次可以到手的力錢。

腳夫中一個年青的夥計，靠在梯旁出神，他的臉是很光亮的，雖然並不美，他自己對這個却很滿意，從口袋裏拿出一個半邊鏡子來窺看，考察自己，他時時撥弄眼角，耳洞等處，鑽挑到鼻子，他的一根歡喜發癢的神經被觸着了，這人的毛病就是缺少幾分優等的抑制力，忍不住就打了一個高亢潑辣的噴嚏，一粒鼻汁彈上一張臉。

「唉！唉！怎麼？」

被侵犯的是一個焦燥人，正在為一個永不結束的思想所困，他胃裏充滿了酸水，已經不愉快得要炸開了，對於這意外的，破壞他尊嚴的災害，實在容忍不住。

「混帳！」

他握一個拳，氣得發抖，但因為他的脊髓神經不及大腦強健的緣故，他這恢復名譽的一擊並不會迅速果斷的打出去。

「先生，唉，先生。」裝出一付奉承討好的笑容，這位歡喜自己面孔的孩子連忙收好鏡子往後退，他不知如何道歉，覺得背後有一處消開了一點空，於是乘機一溜，預備就此遁到別地方去。

突然又升起一個尖利的罵聲，沸騰洶湧，似要吞了他，他明白了這道理，他的霉運使他的肩頭撞了一個塗得很白的中年女人。

「吃綠了眼，斫頭的短命鬼！」

（「哈哈」）

「唉，太太。」

（「哈哈，哈哈！」）

「眼睛賣到燒臘店去了！化生子！」

脚夫這一次才成功，縮進一堆人中逃走了。

滿船轟笑，比吃水果還有味，所有人的胃口都開了，因為這是這樣好笑而且湊巧的一件事。

中學生摸摸領口，也跟着小小的笑。

他的眼一抬起來，天！他的心撞得一響，接着慌亂的忐忑起來，他沒有料到的得着一個奇蹟，呵，船突然降下去，「奇蹟，奇蹟。」他默聲唸。船又升起來，高高的升起來，他突然特別感覺這搖擺，他開始有點昏眩。

這奇蹟是他渴望而又怕多想的，他看見了一個精巧靈活的笑，刻在一個合乎他崇拜的偏見的，剛長成姑娘的兩頰上。她有過多的天真的嬌態，更好的是她胸前還繡有「女中」二字。

「好像什麼地方見過的。」中學生盡力去記憶，就踏進了雲霧裏，快樂同羞怯混調在一起，釀出一種酒漿，使他聽不見耳邊的聲音了。